

隋

隋

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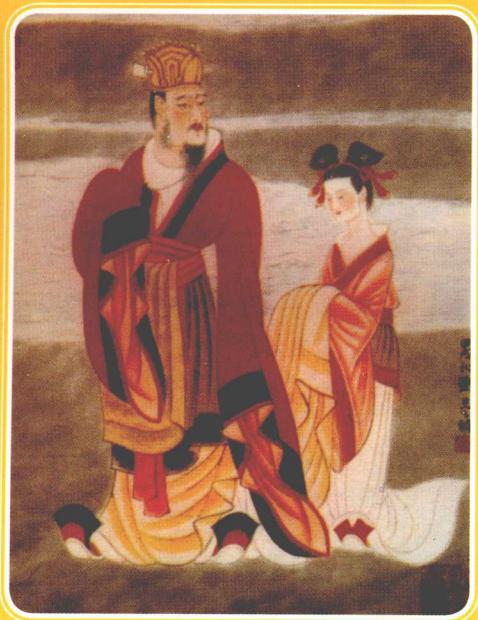
煬

帝

帝

大

传



郭志坤 著

隋

炀

帝

大

传

郭志坤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隋炀帝大传/郭志坤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ISBN 978 - 7 - 208 - 11175 - 2

I. ①隋… II. ①郭… III. ①隋炀帝(569 ~ 618)—传记 IV. ①K827 = 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307074 号

责任编辑 孙 瑜

封面设计 碣 石

封面画像 刘旦宅

隋炀帝大传

郭志坤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31.25 插页 2 字数 513,000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1175 - 2/K · 1957

定价 58.00 元

目 录

引 言 / 001

第一章 十三岁为总管 / 001

- 第一节 有感于北周之亡 / 001
- 第二节 三人辅佐 / 009
- 第三节 父皇严教 / 015

第二章 北御突厥 / 023

- 第一节 离间之计 / 023
- 第二节 和亲之策 / 027
- 第三节 武功不懈 / 032

第三章 平定南陈 / 038

- 第一节 博采平陈之策 / 038
- 第二节 出任行军元帅 / 043
- 第三节 驻扎六合挥兵 / 047
- 第四节 活捉陈后主 / 051
- 第五节 押解降帝到京城 / 059
- 第六节 论功行赏 / 063

第四章 立为皇太子 / 069

- 第一节 杨勇失宠 / 069
- 第二节 夺宗之计 / 073
- 第三节 禁锢杨勇 / 076
- 第四节 兴大狱 / 081
- 第五节 立为皇太子 / 084

第五章 即皇帝位/093
第一节 禁锢杨秀/093
第二节 镇压同党/097
第三节 隋文帝之死/101
第四节 即皇帝位/110
第六章 平息杨谅之叛/113
第一节 杨谅叛变/113
第二节 十九州响应/115
第三节 派杨素率骑征讨/117
第四节 嘉奖平叛功臣/121
第七章 营建东都/125
第一节 东都之营建/126
第二节 并非在汉魏故城上的修建/130
第三节 营造东都之目的/137
第八章 开凿南北大运河/145
第一节 分段开凿运河/145
第二节 开凿运河的动机和条件/151
第三节 运河开凿的特点/160
第四节 “隋民不胜其害，唐民不胜其利”/164
第九章 复开学校/173
第一节 复开学校之原因/173
第二节 复开学校之内容和特点/178
第三节 复开学校之意义和影响/181
第十章 创置科举制/186
第一节 科举制度之背景/187
第二节 科举制度之特点/190
第三节 科举制度之影响/194
第十一章 颁发《大业律》/199
第一节 制定《大业律》之缘由/199
第二节 《大业律》之主要内容/204

	第三节 《大业律》之主要特点 / 208
	第四节 《大业律》之影响 / 212
第十二章 改良风俗 / 217	
第一节 兴学 / 217	
第二节 尊孔 / 219	
第三节 行孝 / 226	
第四节 制礼 / 233	
第十三章 重设郡县制 / 237	
第一节 废三级制 / 237	
第二节 重设郡县制 / 239	
第三节 重设郡县之原由及意义 / 245	
第十四章 改革官制 / 251	
第一节 中央政府之设置 / 251	
第二节 改革官制之要点 / 256	
第三节 改革官制之目的 / 259	
第十五章 扩大推行均田制 / 264	
第一节 扩大推行均田制之原因 / 264	
第二节 扩大推行均田制之内容 / 268	
第三节 扩大推行均田制之意义 / 272	
第十六章 强化府兵制 / 277	
第一节 强化府兵制之背景 / 277	
第二节 强化府兵制之措施 / 280	
第三节 强化府兵制之意义 / 285	
第十七章 经通西域 / 290	
第一节 经通西域之起因 / 290	
第二节 经通西域之方法 / 297	
第三节 经通西域之意义 / 301	
第十八章 性格及其爱好 / 307	
第一节 性格 / 307	

第二节 好读书/312
第三节 爱作文辞/321

第十九章 巡幸天下/328

第一节 首游江都/328
第二节 首次北巡/332
第三节 再次北巡/339
第四节 西巡河右/341
第五节 再游江都/345
第六节 第三次北巡/348
第七节 第四次北巡/349
第八节 第三次游江都/352

第二十章 远征高丽/357

第一节 一征高丽/357
第二节 二征高丽/364
第三节 三征高丽/368
第四节 远征高丽之目的及其影响/369

第二十一章 镇压杨玄感之乱/376

第一节 杨玄感举兵/376
第二节 “从者十万”/380
第三节 急调重兵反击/383
第四节 诛杀杨玄感觉羽/386
第五节 杨玄感举兵性质及其影响/389

第二十二章 江都之变/393

第一节 “莫敢以贼闻奏”/393
第二节 宇文氏兄弟谋变/397
第三节 隋炀帝之死/401
第四节 政变军西行/407
第五节 政变者之败亡/410

第二十三章 义军蜂起/417

第一节 一呼百应/417
第二节 瓦岗军威震中原/422

- 第三节 河北义军重击隋兵 / 430
- 第四节 江淮义军逼近江都 / 434
- 第五节 无奈义军蜂起 / 436

第二十四章 李渊父子举兵 / 444

- 第一节 李渊的“自晦”之计 / 444
- 第二节 晋阳起兵 / 450
- 第三节 “尊隋”旗下的进军 / 454
- 第四节 直驱长安 / 461
- 第五节 唐王朝之建立 / 468

附录 隋炀帝大事年表 / 474

后 记 / 482

重版补记 / 486

第一章 十三岁为总管

隋文帝在开皇元年(公元 518 年),立杨广为晋王,授予柱国、并州总管职务。不久,文帝又任命晋王杨广为河北道行台尚书令,与此同时又任命蜀王杨秀为西南道行台尚书令。隋文帝吸取了北周宇文氏孤弱无援而灭亡的教训,所以分派两个儿子各统御一方,强化藩卫,以辅弼朝廷。

第一节 有感于北周之亡

隋炀帝,杨姓,名广,又名英,小名叫阿摩,是隋文帝之次子。杨广的容貌仪表英俊,眉毛上端一对骨头高高突起,一派富贵面相。从小就机敏聪慧,在诸王子中他特别得到隋文帝及皇后的宠爱,在北周时,凭借隋文帝的功勋,被封为雁门郡公。开皇元年,杨广才十三岁,就被立为晋王,授予柱国、并州总管职务。不久,又被授予武卫大将军职位,随后又晋升为上柱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

隋文帝为什么把年仅十三岁的杨广封为并州总管呢?这还得从隋文帝夺取皇位的过程来寻找答案。隋文帝又是怎样取得皇位的呢?唐太宗在贞观四年(公元 630 年)曾说过,隋文帝杨坚是“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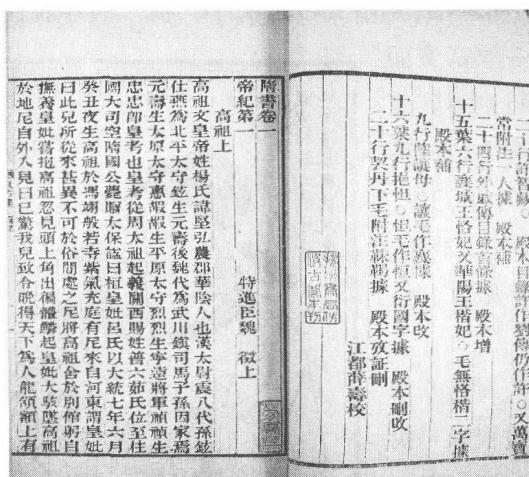


唐太宗像

“孤儿寡妇以得天下”(《贞观政要·政体》)。清人赵翼说得更明白：“古来得天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妇翁之亲，值周宣帝早殂，结郑译等，矫诏入辅政，遂安坐而攘帝位。”(《廿二史札记》卷一五)把以隋代周看成“欺孤儿寡妇”和“安坐而得天下”那样不费吹灰之力。虽然此话失之偏颇，但多少也反映了某些事实。周隋鼎革之际，周静帝年仅八岁，尚属幼冲，作为周宣帝嫡妻天元皇后之父的杨坚(即所谓“妇翁之亲”)就轻而易举地从幼主手中夺取了政权。

隋文帝对此过程的回忆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往往是既欣喜又惊奇。那些顺利地以隋代周的种种过往，在隋文帝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不时地勾起他的回忆。

隋文帝的父亲杨忠，是北周的功臣，被封为隋国公。隋文帝的小名叫做那罗延。他继承了父亲隋国公的爵位。妻子独孤氏，是鲜卑大贵族独孤信的女儿。在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周太子宇文贊纳杨坚的女儿为妃，杨坚成了外戚重臣，地位更为显赫，来和持着《相经》为杨坚看相后，朝中有些皇亲大臣对杨坚产生了疑心。所谓骨相云云，看似迷信，实际上是很有道理的。相貌、面部表情，是人的内心世界的反映，来和相杨坚，认为可疑，实为杨坚的帝王之心时有表露。秦王宇文宪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一天，他对周武帝说：“普六茹坚相貌非常，臣每见之，不觉自失。恐非人下，请早除之。”(《隋书·高祖纪上》)认为杨坚是并非久居“人下”之人，留着会成后患，不如早日除掉为好。内史王轨也对周武帝说：“皇太子非社稷



《隋书》书影



《隋书·高祖帝纪上》书影

主，普六茹坚貌有反相。”（同上）杨坚听到风声后，心里很害怕，言行十分谨慎小心，《隋书》谓其“深自晦匿”。“晦匿”之举，更足见其有谋周自帝之心。周武帝死后，太子宇文贊继位，为周宣帝。周宣帝是个荒淫而又狂暴的人。他诬杀威望很高的皇叔秦王宇文宪，不久，又大摆鱼龙百戏，还令臣子四处广搜美女，大造宫殿，百姓被迫服徭役的往往有四万人。他喜怒无常，时常无缘无故地鞭打臣子和宫嫔妃子，还规定每次得打 120 板，弄得朝廷上下人心惶惶，很是不安。有几个刚正的臣子直言进谏，不是被杀便是责罚。周宣帝还令人制订《刑经圣制》，用刑十分严酷，杨坚向周宣帝进谏，请他宽刑，但周宣帝不予理睬。如果前面人们疑杨坚本有篡位之心，那么，这里的进谏不过是一种策略试探。杨坚悄悄地对大将军宇文庆说：“天元实无积德，视其相貌，寿亦不长。加以法令繁苛，耽恣声色，以吾观之，殆将不久。又复诸侯微弱，各令就国，曾无深根固本之计，羽翮既剪，何能及远哉！尉迥贵戚，早著声望，国家有衅，必为乱阶。然智量庸浅，子弟轻佻，贪而少惠，终致亡灭。司马消难反复之虏，亦非池内之物，变成俄顷，但轻薄无谋，未能为害，不过自窜江南耳。庸、蜀险隘，易生艰阻，王谦愚蠢，素无筹略，但恐为人所误，不足为虞。”（《隋书·宇文庆传》）杨坚认为周宣帝实在没有德性，看其脸相，就知道他的帝位不会长久，加上法令苛严，整天沉湎于声色之中，而且那些诸侯亲王也很微弱，又都住在各自的封地里，没有什么长远的根本打算，看来朝廷的寿命不长。杨坚敢于说出如此大胆的话，正说明其心存异端。于是，在他的周围团结一批汉族的臣僚和鲜卑族的官员，他的威望一天比一天高。周宣帝也渐渐地觉察出杨坚的位高望重，深孚众望，对北周宇文氏王朝有所威胁，便对他有所顾忌，并且由顾忌而生怨恨。一次，周宣帝对杨皇后发怒时说：“必族灭尔家！”于是传令召杨坚进宫，吩咐左右侍卫说：“若色动，即杀之。”意谓只要杨坚（“若”，指杨坚）的脸色跟平常不一样，就立刻把他杀掉。杨坚也猜出了其中的蹊跷，他来到以后，镇定自若，脸色一丝不变，周宣帝看不出有什么破绽，只好放他走。

杨坚的日子极不好过，心中老是忐忑不安，生怕被周宣帝找到什么差错，灭他全家，便想离开京城以避祸。一天，他在宫中碰到了周宣帝宠信的大臣郑译。便和他商量。郑译少年时曾和杨坚同学，且“倾心相结”，宇文贊当太子时，他便是太子的亲信，是个极善于窥测风向的人。他知杨坚“相表有奇”，又颇得人心，和杨坚的关系也密切起来。杨坚对他说：“久愿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隋书·郑译传》）其意谓，我早就想离开京城到外地去镇守一方，这一点你应该

是很清楚的，希望你能够费心帮助我一下。郑译说：“以公德望，下天归心，欲求多福，岂敢忘也。谨即言之。”（同上）意思是说，杨坚的位高望重，人心所向，并表示对杨坚托付的事儿定会遵嘱照办。不久，周宣帝命令郑译带兵去攻打南陈，郑译乘机请求朝廷任命一位元帅，周宣帝问：“卿意如何？”郑译回答说：“若定江东，自非懿戚重臣无以镇抚。可令隋公行，且为寿阳总管以督军事。”（《隋书·郑译传》）其意谓，如果要平定南陈，不用朝廷懿戚重臣做统帅，难以镇抚，请命令隋公杨坚随军前往，担任寿阳总管，负责前线军事。周宣帝觉得言之有理，便同意郑译的请求。于是，任命杨坚当扬州总管，并命郑译征调各路兵马，与杨坚到寿阳会师。

正要出发之时，杨坚忽然说自己得了脚病，走不动，不能成行。这显然本身是一出戏。杨坚看出周宣帝不久会离开人世，留在京都可以见机行事。这一点，尽管史书上没有明文记载，但如此推论也在情理之中。没几天，周宣帝得了重病，很快就死了。此时，接帝位的太子宇文阐（原名字文衍）还只有八岁，什么事都不懂，几个皇室宗族的亲王又都在各自的封地里，眼下只有皇后的父亲杨坚威望最高，虽说是个外戚，但势力不小，只有他掌权最为合适，所以，就把杨坚引进宫廷，要他当辅政大臣。杨坚一再辞让，小御正刘昉说：“公若为，当速为之，如不为，防自为也。”（《隋书·刘昉传》）“深自晦匿”的杨坚正好顺水推舟，答应了下来。这样，杨坚就掌握了天下兵马大权。杨坚是外戚，掌握如此大权，朝廷大臣难免有不同意见。刘昉等人起草好诏书并分别署上自己的名字后，就逼御正中大夫颜之仪也签上名字。颜之仪厉声说：“主上升遐，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赵王最长，以亲以

德，合膺重寄。公等备受朝恩，当思尽忠报国，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仪有死而已，不能诬罔先帝。”（《资治通鉴》卷一七四）其意谓，周宣帝已经升天离世，太子还年幼，辅佐大臣应该由宗室中有才能的精英来担任，而今赵王（宇文招）年纪最长，他既是宗室至亲，又有德行和才干，完全可以承担这项重托。你们诸位备受朝廷恩惠，应当尽忠报国，为什么突然之间，把天下的权



《资治通鉴》书影

柄授予他姓之人呢！我颜之仪宁愿一死，也不愿做出违背先帝遗愿的事。刘昉等人知道无法使颜之仪屈从，于是就代替颜子仪签上名字，然后颁行下去。这样一来，京师和皇宫的禁卫军各部队都接到了周宣帝的诏命，于是就都接受了杨坚的指挥。

杨坚掌握了军权，就等于操纵了朝廷的一切。这一点，对于深谋远虑的杨坚来说，既在意料之中，但进展得如此顺利，又似觉出乎意料。后来，他深为感慨地说，朝廷大权交给了外戚，才导致北周的灭亡。所以隋文帝吸取了北周任用外戚而失天下的教训，从不把大权要职授予外戚，独孤皇后的兄弟任职不超过将军、刺史。隋文帝外家吕氏是济南人，一向贫寒微贱，北齐灭亡以来，隋文帝曾派人多方寻找，始终不知道在哪里，直到即位称帝后，才找到舅父的儿子吕永吉，于是追赠外祖父吕双周为太尉，追封“齐郡公”，让吕永吉承袭爵位。吕永吉的叔父吕道贵性情特别愚钝，言谈话语卑陋庸俗，隋文帝虽然给他以优厚的待遇，但不许他与朝士大臣结交往来。吸取任用外戚而丧天下的教训，正如司马光所指出：“帝惩周氏之失，不以权任假借外戚。”（《资治通鉴》卷一七五）此为其一。

其二，吸取打击皇室而失藩卫的教训。正如《隋书》所言：“每惩周代诸侯微弱，以致灭亡，由是分王诸子，权侔王室，以为磐石之固。”（《隋书·元岩传》）周宣帝病死时，宫中对外秘而不宣，上文已述，刘昉、郑译仍以周宣帝宇文贇名义下达诏书，让杨坚总管天下兵马大事。当颜之仪等人知道不是周宣帝的命令，就拒绝服从诏命。刘昉等人起草好诏书并分别署上自己的名字后，就逼颜之仪签署，颜之仪坚决拒绝，并指责他们不合制度，刘、郑两人便代替颜之仪签署，然后将诏书颁行下去，朝中的大臣沸沸扬扬，不知何去何从。宫中卫队将官郑贲当了杨坚的侍卫长，暗中整顿兵仗，对公卿大臣进行利诱，说想要富贵的，就跟着走。然后派出卫兵，强迫众官去见杨坚，此时，朝廷才稳定下来。

杨坚生怕宗室诸王在外地起兵反抗，借口护送千金公主远嫁突厥汗国，征召赵王宇文招、陈王宇文纯、越王宇文盛、代王宇文达、滕王宇文道等五位亲王进京朝见。有的论著说，杨坚以八岁的周静帝宇文阐的名义下了道圣旨，令各亲王来京城奔葬（见《中国历代帝王故事》），其实不然。《隋书·高祖纪上》有载：“高祖悉恐其生变，称赵王招将嫁女于突厥为词以征之。”杨坚向颜之仪索取皇帝符节玉玺，颜之仪严肃地说：“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资治通鉴》卷一七四）其意谓，此为天子使用的东西，自然应有主持机构掌管，宰相有什么理由索取它？杨坚听了勃然大怒，命将颜之仪拉出去斩首，但因颜之仪的声望很高，改为把他放逐

到西部边疆去做郡守。

当时汉王宇文贊住在皇宫，每天都与小皇帝宇文阐同帐而坐，刘昉就特别挑选美艳舞女歌女，进献给宇文贊，宇文贊大为高兴，把刘昉当作好友。刘昉故意挑逗道：“大王，先帝之弟，时望所归。孺子幼冲，岂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群情尚扰，王且归第。待事宁之后，入为天子，此万全之计也。”（《隋书·刘昉传》）其意谓，大王是先帝的弟弟，为众望所归。小皇帝年龄还小，怎能担负起治理天下的重任！只是现在先帝刚刚去世，人心还不稳定，请你暂时先回王府，等到事情安定，再迎你进宫当天子，这才是万全的谋略。宇文贊年纪还轻，没有见识，对刘昉的话，信以为真，于是就搬出皇宫回汉王府第去了。

不多时，五大亲王来到京城后，很快便发现杨坚名义上是丞相，实际上却独揽大权，别有图谋，都想寻找机会除掉他。一天赵王宇文招设宴招待杨坚，杨坚自备佳肴美酒前去赴宴。到赵王府前，杨坚身边的卫兵被阻挡在外，不让随从进入，只准杨坚的从祖堂弟开府大将军杨弘与大将军元胄坐在门口。在宴席上，杨坚坐在赵王宇文招的身边，杨弘和元胄被安排在门边的席上。宇文招在席间和杨坚有说有笑，态度自若，杨坚的疑心也逐渐消失，酒喝到一半时，宇文招令人献上瓜果，从身上拔出佩刀亲自切瓜，并不断地刺瓜送到杨坚的席前，佩刀就在宇文招的手上，只要往前一刺，杨坚的性命就难保了。大将军元胄见宇文招的脸色不对，透出一丝丝杀气，知道情势不妙，连忙起身上前护着杨坚，对宇文招说：“相府有事，不可久留。”宇文招大喝道：“我与丞相言，汝何当者！”

喝令元胄退下，元胄双目圆睁，怒气冲冲，手握刀柄，站在杨坚身旁。此时宇文招装出笑脸说：“吾岂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隋书·元胄传》）其意谓，我难道会对宰相有恶意邪念吗？你为何如此多疑，而加以戒备？宇文招装出喝醉的样子，起身要呕吐，打算到后堂去。元胄生怕他一离开宴席就会发生事变，于是多次扶他重新坐好。宇文招脱身不了，便假装口干舌燥，命元胄到厨房取饮料，元胄不理。正巧外面传报，滕王宇文逌前来赴宴。杨坚下阶去迎接，元胄趁机走近杨坚的身旁，附耳密语。



隋文帝杨坚像

说：“事势大异，可速去。”（同上）其意谓，情况十分异常，请赶快离开这里！杨坚半信半疑，说道：“彼无兵马，复何能为？”意谓他不掌握军队，又能有什么作为！元胄说：“兵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胄不辞死，死何益耶？”（同上）其意谓军队本来就是朝廷的，他们如果先发制人，到那时一切就全完了。我元胄并不怕死，只是怕死得不值得。对于元胄的劝说，杨坚仍抱无所谓态度，依然入席。此时，元胄隐隐约约听到后堂有士兵披甲胄的响声，赶紧走到杨坚的面前说：“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同上）意谓，丞相府里有急事等着办，公怎么能在这里畅饮不停，流连不回，应马上离开。元胄说着说着，便不由分说地扶着杨坚离席快步往外走。宇文招急了，也离席追上前去阻拦，元胄回转身来挡着他，连叫杨弘保护杨坚走出赵王府。宇文招被元胄挡住出去不得，元胄估计杨坚已走出门外时，才随后赶去保护杨坚。杨坚终于逃出赵王府，宇文招懊恨自己行动不及时，气得大拍桌子，手指头都拍出血来。杨坚在赵王府如此从容，正说明他有着雄才大略。至于他迟迟不走，是料定赵王不敢轻易下手。

杨坚回到相府后，告赵王宇文招和越王宇文盛谋反。看，他多有谋略。杨坚在赵王府徘徊，正是为了造成宇文氏谋反的假象。然后，派兵包围他们的王府，将他们全家杀死。随后重赏大将元胄。杨坚大有赴“鸿门宴”之勇，刀光剑影，险些被杀。他乘机除掉了对他威胁最大的两个亲王，从而巩固了他在京城的地位。杨坚坐上皇帝宝座之后，很得意地说：“保护朕躬，成此基业，元胄功也。”（《隋书·元胄传》）

当时代表北周势力的武装力量眼看杨坚即将夺取北周的帝位，便起兵反对。首先发动的是北周相州总管尉迟迥，当时关东北周势力的代表者都来响应他，接着郢州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总管王谦相继起兵。杨坚派韦孝宽攻打尉迟迥，王谊攻打司马消难，梁睿攻打王谦，三处的反抗武装，都很快被击破，尉迟迥被迫自杀，王谦被杀，司马消难逃往陈朝，想挽救北周于垂亡的武装力量都被消灭了。杨坚在夺取北周政权的进程中虽然遇上了来自宗室诸王的反抗，但是这种势力相当脆弱，几乎处于“孤单无援”的困境。为何如此？这也是隋文帝杨坚亲

北史卷十八
列傳第六
景穆十二王下

任城王雲和平五年封少師懋年五歲景穆崩號哭不絕聲太武抱之泣曰汝何知而有成人意也獻文時拜都督中外諸軍事中都大官聽訟甚收時譽及獻文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雲進曰父子相傳久矣皇魏未之有革太尉源賈又進以爲不可願思任城之言東陽公云不等進曰皇太子雖聖德夙彰然實沖幼陛下欲隆獨善其若宗廟何帝曰儲宮正雖群公相文討之過大積雲曰夷狄之馬初不見武顯裕若令此裕在前破之必矣帝從之命敕勤首領執手効遺之於是相率而歌方駕而歸

眼所见的。当时，周宣帝即位后大肆地打击宇文氏宗族，对皇族“芟刈先其本枝，削黜遍于公族”。“虽地惟叔父，亲则同生，假文能辅主，武能威敌，莫不谢卿士于当年，从侯服于郡国。……谋士因其隙，迁龟鼎速于俯拾，歼王侯烈于燎原”。故史臣论道：“岂非摧枯振朽，易为力乎？”（《北史·周室诸王传》）这样一来，产生了皇室无藩卫之固的后果，这也是隋文帝代周的一个方便条件。所以，隋文帝即位后分王诸子。唐初魏征亦说：“高祖始迁周鼎，众心未附，利建同姓，维城宗社。”（《隋书·观德王雄传》末史臣曰）

若干年后，奉车都尉于宣敏，奉命出使巴蜀视察，返回京都长安后向隋文帝上疏中的一段话说出了隋文帝的心声，疏中是这样说的：

臣闻开磐石之宗，汉室于是惟永，建维城之固，周祚所以灵长。若秦皇置牧守而罢诸侯，魏后匿谄邪而疏骨肉，遂使宗社移于他族，神器传于异姓。此事之明，甚于观火。然山川设险，非亲勿居。且蜀土沃饶，人物殷阜，西通邛、僰，南属荆、巫。周德之衰，兹土遂成戎首，炎政失御，此地便为祸先。是以明者防于无形，治者制其未乱，方可庆隆万世，年逾七百。

伏惟陛下日角龙颜，膺乐推之运，参天贰地，居揖让之期。亿兆宅心，百神受职，理须树建藩屏，封植子孙，继周、汉之宏图，改秦、魏之覆轨，抑近习之权势，崇公族之本枝。但三蜀、三齐，古称天险，分王戚属，今正其时。若使利建合宜，封树得所，巨猾息其非望，奸臣杜其邪谋。盛业洪基，同天地之长久，英声茂实，齐日月之照临。臣虽学谢多闻，然情深体国，辄申管见，战灼惟深。（《隋书·于义传》）

其意认为巴蜀土地肥沃，人才辈出，物产丰富，北周末年，朝廷控制衰退，于是王谦得以在那里起兵作乱。现在应该分封子孙，为皇家建立藩篱屏障。隋文帝对这项建议十分欣赏。于是很快作出如下决定：

- 一、置河北道行台尚书省于并州，以晋王杨广为尚书令。
- 二、置河南道行台尚书省于洛州，以秦王杨俊为尚书令。
- 三、置西南道行台尚书省于益州，以蜀王杨秀为尚书令。

按隋代“天下唯置荆、并、扬、益四大总管，并、扬、益三州并亲王临统”（《北史·世康传》）。在家天下的时代，隋文帝跟历代皇帝一样，总觉得血统关系最巩

固,认为只有自己的子侄与兄弟才是最可靠的力量。这也得正确地看待。宗室势力对于巩固王朝也起了不少的作用,不少王朝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是依仗于宗室势力的,但是,如果处置失妥,也会走向反面。宫廷斗争导致子弑其父、兄弟仇杀的事例屡见不鲜,诸如“吴楚七国之乱”、“八王之乱”等无不如此。隋文帝想依靠血缘关系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也是一厢情愿的事。在隋炀帝即位之初不就发生汉王杨谅的叛乱吗?

第二节 三人辅佐

晋王杨广任并州总管时只有十三岁,因为年幼,其父隋文帝特地设置了资深的辅佐给予辅助和诱导。

“辅佐”之设,也是有感于北周之亡。周武帝去世后,太子宇文贊即位,是为周宣帝。虽然周宣帝在位仅有两年左右的时间,但他对于北周的覆灭产生了决定性影响。隋文帝就清楚地记得周武帝在世时对于太子宇文贊未尽“教导”之力,未派专人予以辅导,使其一开始就变成一个失德寡能的皇位继承人。如宇文贊“在东宫,亲狎诌佞,数有罪失”,尉迟运曾“屡言”其失于周武帝(《周书·尉迟运传》),后来周武帝令太子征讨吐谷浑,结果太子“在军中,颇有失德”,征伐返京后,从征的王轨将“失德”之事奏报周武帝,周武帝大怒,用军棍责打太子宇文贊,可太子并没有因此而悔改,而是对王轨心怀不满,并“大衔之”。王轨深感太子没有教育好,他曾严肃地对周武帝奏报道:“皇太子仁孝无闻,复多凉德,恐不了陛下家事。”其意认为,皇太子宇文贊在仁慈、孝顺方面,名声不佳,恐怕不能胜任陛下委任的社稷之事。王轨还捋着周武帝胡须道:“可爱好老公,但恨后嗣弱耳。”即谓遗憾的是继承人太弱!周武帝对王轨之所言虽然“深以为然”,但又没有采取任何切实的措施,只是觉得“汉王次长,又不才,此外诸王并幼,故不能用其说”(《周书·王轨传》)。

太子宇文贊即帝位后,当然只能是个昏君,“刑政乖僻,昏纵日甚”(《周书·颜



周武帝宇文邕像